



虎溪漁叟集卷之十四

記

金谿駝山神記

錄

金谿駝山立廟以奉睢陽張公拜謁之盛甲於羣祀。仲秋賽神擁衆十萬。旌旗蔽日。鈺鼓之聲百里不絕。又復私立木主。家戶戶祝。由公當時出死力捍強寇。使不得搏食東南踰江淮尺寸之地。故其精誠雖靡弗貫。而有功德於吾土也。尤多宜世世崇而祀之也。嗚呼。使公困頓危城時。得此十萬之衆。以將之。左提右麾。雖無賀蘭之救。何難殲落逆渠。薦告成功。

臨川劉金清撰叔甫著



哉惜不獲用于生前而徒護戴于後世以是知公之能爲者人而其不能者天也雖然公方刻蒿爲矢煮妾爲糧祇致臣子之命耳豈有意後世之名哉而竟羣慕不忘者於以見凡厥庶民各有恒性不因久而遂衰也然予觀于世亦有飾貌修名稍當事變則苟免覬覦以盡喪其懷來者以視公之偶屈一時而伸於後世爲何如也予因里有請而記及之使後之志公之志者寧爲此不爲彼

左提右麾一段英氣勃勃足招雙忠之魂貞傳識

### 劉坊許旌陽祠記

聞水之怪曰罔象禹雖神聖猶假蒼水之靈而後下視蛟螭微若蠃蜒是知平天下之大患者非天下之至神夫孰能與

於斯也江右素稱澤國多水蟲妖孽之蠹旌陽令敬之許公一驅之於長沙而其害遂息予讀宋潛溪先生鐵柱頌引壺涿氏殺水神事每以牡槀貫象齒而沈之斯柱之建亦其遺意及唐咸通中嚴節度譔欲發視其柱即遭暴雷溢水之異是其爲靈固彰彰也然予觀物之爲妖孽者多矣山之魃也陸之魅也臂之一而翼之十也人形之獸而鬼面之花也公獨不能悉起而治之豈其力固有所及亦有所必不及者則亦委之無可如何歟予里奉公以祠或疑旌陽之殿在在魏煥不啻瓊宮春島茲一椽之舊不幾褻歟予謂公志平水患其神即如水然水之盈於天地可江海可河漢而亦可以涖

汙屈曲故生人利賴之如公之神可旌陽可豫章可長沙而亦可於野廬村塢之間有感而即通也是則公之神愈久而愈顯也夫而吾人之所奉公者又安得不愈久而益虔也夫

劉坊伍相祠記

古有功德於民者歷代祀之而不絕烈山勾芒之類是也若乃生而瑰奇復能推其有餘以庇後則民之禱而祀之也益將綿世而無疑議者謂伍侯員鞭辱故主咎其已甚不知楚平納子婦殺嫡嗣寵諛佞戮忠貞譬彼獨夫太白之懸猶後耳王頒行之于陳武帝史皆憫其孝義况侯於楚平恩義絕矣當時進即死退即生是以間關異國卒報大仇侯未入吳

闔閭無尺寸之土因爲定謀取威繼世以霸化文身之鄉爲冠裳之會栢舉一師順蔡侯之義達天子之命以召陵十八國之威逡巡不能得志者侯以一戰定之強吳覆郢太伯三讓之子孫幾于主盟中夏復振姬宗功雖不終烈已高矣春秋所以善之特進而書爵也若乃夫差信讒鑄鏹庭賜侯握重兵不爲變計隱忍鷓囊齋恨千古視世之跋扈不臣者豈可同日語哉至今二千餘年邑里奉之不衰蓋以侯之精神未忍一日忘吳而予鄉固吳西也狄懷英大使江南奏毀淫祠唯侯獨存祀典豈非名義素獎許于人心耶予里自五代尚屬榛莽南宋時予始祖宣公自玉田贅楊坊遷神香火嘿

虎澤漁叟集  
祝香燦處即家至此而驗六百年來遂昌予族劉坊亦成聚焉且禱祀之益虔也因述其遺事以曉夫羣尸祝者爲不妄致其誠云

綠青庵觀音大士記

南海之中有神山焉大士之所棲也聞諸故老云由浙東泛潮且暮可達其上靈關詭跡往往而有神州擁其前朝暎赤映金沙千里石蓮聳其下濤波迅湧芙蓉競開風景最異焉稍東即倭人之島穴乘洋出沒昔爲畏區然鮮害于普陀亦神靈之所懾也稽諸釋典謂觀音之與彌勒各有五百身在閻浮地種種示現利益衆生此雖名言之所絕然即其顯著者言之今天下祀典雲長大士獨盛者蓋一以義勝一以仁勝此人心之固然自有不言而喻者神與人豈有異哉里有索言于予者即舉此以對至其以空覺各宗以羅刹垂戒恐非世之所盡詳也予亦姑言其跡之可詳者而已

兵巨山重修白衣觀音閣記

夫教一也今析而三矣間常疑之而湘颿子特泥甚然俱未暇究其深也近閱楞嚴四部自信可以印心及觀其所行則釋迦志存度滅僅指腹以誕羅喉鎖骨情蕩慈緣遂宣淫以汚震且豈忍言乎惟聞大士之宗能以五百身濟拔大衆又能以八萬四千母佗臂接引有情其說亦汰侈矣推其一

漚漚之境固無所爲于世者獨白衣示象偏欲抱子而嗣孤獨貽嗣以繁宗枋此于保赤誠求之教至切近矣亦安得而疑之哉今英巨上人欲大暢其宗告諸婆度必有樂助其成者倘或嗇于所施仍以予言爲疑焉則盍躡東岩片岫一望金沙灘頭馬郎婦可乎

虎溪社廟燃燈記

神非有求於人也而人之有求於神者反若托爲神之說皇皇焉晝有所必奉夜有所必供匪是則神若無所依於是豚醴燭帛之祀備焉其所由來遠矣昔先王制禮自郊天社地而外凡日星風雨川嶽之神莫不皆祀之以禮非日星風雨

川嶽之神果有求於先王也先王欲夫日星之所以明風雨之所以時川嶽之所以奠則不得不禱祀而祈焉况社者司土也自天子諸侯而下至于大夫士庶皆得羣而置之故曰禮行于斯而有貨可極言人之有求于社者其利賴爲甚普也但社之立也本以壇今鄉人不知皆從而結屋塑像于其中朝夕燃燈以奉焉犯古今之大戒而不知其非反以爲匪是則神無所依嗟夫俗習之日漓風趨之愈下非一端矣在上者可不思所以亟正之哉

枝山畫記

此予亡友傅平叔調鶴齋中舊物也上綴雲暗千峰霧暗樓

絕句一首亦被山親筆予少時同平叔瞻戀久矣避亂攜至  
艾坑遂爲艾氏物後復流入于崇仁吳生手今李子聖水多  
方構之而始遇猶惜遺脫其詩按枝山以枝指名爲徐武功  
之甥官既不顯其子紀宸濠之亂助璫以虐吾鄉幾于卿更  
慚長獨予生平誦祝詩最愛其柏燈向壁吟殘句江雨敲牕  
夢故人諸篇至于古帖多傳其詩字及此畫皆不朽物也慨  
夫變亂以來金石煨燼往聞鍾元常眞蹟定陵日置案頭不  
釋者亂兵劫出僅以百錢貿易于人間况區區縑素乎今此  
畫既失之二十年猶幸出而爲識者所珍何異武昌鐵笛失  
之隔代而復得王叔承所以快取作梅花數弄以寄賞也予  
於是畫亦然蓋既喜名審之不磨更悽然于昔友之感如復  
見吾平叔焉互其志之恐後也夫

沈石田山水記

石田先生雖淡然布素當時餘姚三原震澤匏菴諸國老皆  
樂與之遊豈僅以末技勝哉誠重其人耳予昔遊三吳得其  
眞跡忽有於沙際妄添一孤鶴者悵恨久之及觀原軸大有  
所本如米南宮之苕溪春曉趙王孫之疊嶂重江皆寢食玩  
味遇逸興遄飛西山白礪望濕雲如墨山川滄然即經營慘  
淡縱筆吐吞自作長松得意輒詫曰徂徠合抱三百株生捉  
龍蛇眠紙上其精進乃爾今觀此卷蒼厓古木巉絕秀起與

吳中所見無異友人王元玉強愚爲記予笑曰沙際之鶴可  
復添歟然由今遡古二百年來有能辨擇其真似者是亦公  
之知己也此筆又何慚乎

虎溪薛蔬記

○今秋種早稻二千本土酥千餘本蔬之時者數種和之美者  
復數種每晨興露泫日晏風酣翠色零亂浮動枯顏語謂善  
邦者得治善圃者得茹予雖志詘善邦業已情深圃謀矣因  
存其事以質園公

虎溪紫雲祠記

○鬼神機祥之事吳楚俗尚所從來矣然春祈秋報必有功德  
於民則祀之非妄從人索食已也予里所祀紫雲楊將軍水  
神也夫人不出里巷任蛟吼黿鳴不能驚於心而駭於目及  
乘巨艦泛長洋廣陵八月之濤灑瀨三春之浪過呂梁而魚  
鱉皆慄發馬當而叟稚先憂况值海颶奮號楫倒檣危仰視  
水天白浮一色岼遠千里收泊無由悄骨寒心面無人色雖  
有凌波赴汨之才無所施其智計惟相與吽呼百神頂禮求  
助即云仗忠信而任風波亦幾殆矣然則茲神之庇固以安  
危係之其受享也固宜而亦使聞予言者如聽公無渡河之  
歌當知不測之波所在都有毋專恃神庥而以涉險爲常也

修東河橋記



予近耕牧之暇讀書黎峰之麓密邇綠青僧舍適楚黃禪定  
慧範至云其里東河有橋廢而不修車騎達士往往過而嘆  
息予曰從來懷古欽英登圯上而浩嘆者豈爲碧流之湍急  
頑石之傾阻耶無亦中懷高寄有不能自己者偶發之而成  
聲耶則夫橋之或圯或修似不必論但稽之昔禮司空以時  
平易道路剪葑治防罔敢或越故月令所謂完要塞謹關梁  
者亦在迎冬北郊之時今以通津之絡繹其停轡而需者爲  
甚亟而數困未葺之業發于上人之懇款者爲甚難以甚難  
之力而構甚亟之圖宜衆與之以有成也異日者橫星鎖而  
徑渡跨垂虹以連空應有慷慨如杜元凱其人者引觴拂羽  
于其上即以予言爲助乎

蠻石記

小題大作誠  
爲得體傳識

先叔曾祖時秀先生以名御史諫世廟大禮被杖後監討岑  
猛軍務駐節西粵力主勦議盪定南徼功烈與王文成公比  
旋以勞瘁移疾告終于家幾于不能具棺詳見國史然當時  
歸艇獨載兩蠻石長僅尺咫皆爲旁隣持去今予與欽詒從  
藁砧間得之閱置几席自笑寒山一片寥寥百十餘年既無  
深文可與共語實此何爲及拂拭久之漸若有赤鳳將雛之  
影隱隱欲飛眞異物也其一則頑然無色不知當時亦何以  
載此豈鬱林裝舟之具今古廉吏雖異時而同地固有暗與

之會者歟亦聞漢家蠻溪之石土人每取以礪刀迨岑逆既  
俘盧蘇王受相繼就撫此石遂廢于榛蕪公故聊挾之以歸  
將鐫揚一代之威靈使知國家盛時凡招攜戮叛固靡遠而  
弗服歟予因是益加保護仰思前人之功德與此石均爲不  
泐云

### 帶湖記

帶湖自麻霞石闌入小口歷鄧州抵花園而北遂折而東注  
經綠青寺橋其水清淺皆挾川沙以行復逶迤而東北過石  
頭山山與湖稍距然今石壁之下篙師絳板支柱之痕深入  
石裏昔爲川舟通濟之區今淤爲湖者久矣據舊志帶湖名  
戴因唐時曹王臯表授戴叔倫刺郡遂築冷泉陂以均水利  
凡數十處今志云即千金陂殆非也此湖延袤五六十里處  
處築堤而後灌溉之利不洩故後人志其功德因名戴湖猶  
之蕭寺蘇堤皆不忘其所始耳今石頭山北吞納離峰琬山  
諸泉汪洋崩泮遂爲溪潢之最勝焉循東山而下并曲而西  
則受靈谷瀑布之流蓋散爲大橋湖爲萍湖爲浩湖爲螺湖  
爲古井湖爲蓼湖其深者爲龍潭由潭以西地益卑水懼其  
洩而不留也乃障巨堤護柳陰灌溉千頃舟航遂隔焉滌洄  
數里憑高遠矚盤旋若帶遂易今名云湖上多綠樟文梓長  
松古欒岬竹溪花因時布妍鵲鷓鴣鴉鴛鴦之鳥翔其渚者

可羅而致蘋菱齒齒雞頭鳧茨之秀參差互映舉網擊鮮則  
有狂鱗奔駭奮沫鼓浪之奇夜靜風疎則社鼓刹鐘隱若發  
于水上鏗鉉可悅予宗世倚湖上環居虎溪歲輸此湖魚稅  
三石有奇自昔江波無恙四方遊屐至者或風晨和煦撥掉  
嬉遊或月露淒流扣舷蕩漾莫不飲酒賦詩期以暢遂夫幽  
情自涉亂離族之逸老策杖以走遠方者皆廢然以返于廬  
予亦簡棄時名獨歌泉澗因遵古月會之飲相與買舟泛湖  
儼然有次窮石濯漚盤之志焉復懼其久而弛也乃相約以  
志其事嗚呼賀監昔倦于遊欲乞鏡湖以待終後竟得所請  
焉今予湖具在不須乞也况復太液波翻凝碧歌變舟人漁

子欣入浦淑棲賢達士遠眺湖山而予與二三皓首猶然宴  
笑于一丘一壑使後世之士知夫此雖不得志于時者所爲  
原其天懷樂易固有縱然于世外者庶幾千古流風不爲四  
明所獨擅也可

恍如賀監惜未  
及賜湖耳傳識

### 閣皂山記

吳氏幼清以清江閣皂山爲閣漕謂兩山之水合一而通流  
也豐城有地名同漕亦此意吳有詩曰水交流處地橫分山  
四圍中天一握此山乃葛仙隱處若作皂則古無此字丁未  
歲予館于施愚山使君署中其書室楔曰閣山草堂以與此  
山相對也館西有就亭基址稍高倦後與門人類登亭眺矚

虎溪漁叟集  
山雖離郡五十里儼在几席邇來梵剎傾頽山僧解散遊屐  
俱絕地志所載因山色近黑故以皂名殆非也

### 寒玉亭記

予久讀書鳳林葢以竹名齋也由數百步而上則丁君之園  
在焉修竹萬个戛翠盈眸江流合抱羣峰環峙園闕而新亭  
成予以寒玉名亦取義于竹也主人疑曰予園雖小結構惟  
工佳葩異卉駢羅其中丹桃耀日朱李臨風芳蘭垂露紫荆  
敷榮啜餘鴈藻懽近鹿蔥薜荔簷外芙蓉墻東赤鱗戲荇花  
鳳棲桐分峙列執悉數靡窮琅玕何德錫名攸隆予曰未也  
物有可寶而至人弗事者葢以榮華甫定憔悴隨之爾乃三  
珠屢徙九畹頻移其節脆也陽翹歛萼朽蠹蒸菌其植汚也  
葡萄大宛首霜窮荒其種戾也向日無葵迎陰有覓其跡醜  
也烏童節連葦歷枝附其毒滋也惟竹猗然以青挺然以堅  
朝霞映其色玉液潤其根所以渭川千畝不爲見多庾園兩  
竿不爲見少予欲增勝名區而不取勁節孤芳以爲尚豈足  
助幽人之遐致哉主人因唯曰善遂記之

### 虎溪石頭山記

茲山也置之喬嶽之下僅卷石耳然形勢之異則靈谷離峰  
諸勝削若青芙蓉者奔會東南數十餘里或起或伏天然秀  
峙而盱水下注若紫若帶滔滔以趨于西北者有里之間可

目承而心接也每風日暄和雲陰剔翳偕二三侶以嘯飲其  
間藉草枕石顧景蒼涼幽樹鳴禽時與俱會致足樂也獨西  
山之麓石壁蘚斑傳者謂昔之大川正蓄其膝舟楫之跡猶  
可尋披但蓁藜之所蒙糾澗滌之所涸狀雖迫近予家未能  
至焉一日洪流泊崖泛舟熟視則牽纜之痕深入寸餘如蛭  
如蠅楫篙所刺如杯如竇深更倍之大抵皆千年前之舊耳  
今川淤如溝沓難通濟滄桑易貌所由然也因慨夫人之生  
比動物最為長久然有年殆盡耳惟山川之形可恃以不變  
而今又移徙若此則夫人之狡然以逞者區區易盡之身必  
欲厚己以毒物謂石泐水竭而其勢可以不敗也此豈理之  
固然歟抑冀幸于偶然歟不然何所據以自全也

書

丙戌辭餼歸農與張師尊書

慷慨激昂如見先生英爽貞傳識

恭惟老師峰秀學山文澄筆海牙鈴方响爰親釋奠於先師  
弓矢未橐即弘鼓篋于後學聳聽環橋觀光滿郡獨清幼讀  
父書粗明大義長繹聖訓未既小心念弱冠遊庠丁年食餼  
握瑜待詔尚未受國士之知而濡筆登壇屢已佩冠軍之印  
馴至頭顱措大今年且三十餘矣雖新恩浩渺掄才不棄於  
菲葑而素懷幽棲集鞏何心於霄漢詎難應試敢不布聞沿  
經變亂饑寒切于體膚宿山坳而蒙霧露苦甚羈洛離家拙

草根以潤枯腸瘦逾登樓獨賦空悲身世徒抱沉疴兼計一  
家食指待哺二十餘人遍稽荒田磽确不盈十畝學儒則長  
饑難忍明農猶粒食可期故魯聘雖加但耕曾參之隴倘印  
巖可遇即買深公之山窮餓無聊荷鋤太息更因兵戈橫掠  
書籍凋殘尋茂陵之聚稿不見竹蒲反稚圭之廢廬惟深樹  
草筆硯久焚疎懶成僻凡此楚楚皆難爲應試地也頃有友  
人致書欲身勸爲之駕曾占劣句以酬之曰新年惟謝養廉  
籩舊畝頻推代食犁釣罷帶湖堤上月昏昏醉倒但吟詩三  
復鄙語亦足知此志之所存不足奪也伏祈申請學憲批允  
許令放志歸田敢憚折腰竟辭五斗分應守拙久忘萬鐘從  
此縱隻身于潁水益廣堯仁吊孤影于陽山未飽周粟不勝  
激切待命之至

與甘師尊書

文如韓歐必  
垂不朽傳識

君子所以待夫天下之士者惟其成之者既大而後愛之者  
始深此天下之士所以盡樂育於君子也若夫本欲成之而  
或違其性則匪成也爲敗窳耳本欲愛之而或拂其情則匪  
愛也爲姑息耳匪愛匪成而天下士之所望于君子者不愈  
孤哉憶萬曆甲寅之春不肖甫就口食聞老師元季英英不  
遠數百里而求友聲于汝上時惟先子衷孺先生先兄君文  
班荆縞紵立談而誼重平生遂聚首于敝祠者數年既而先

子以傳雲中先生邀遊閩漳歸值祖喪一慟而隕慘遺孤幼  
追維前人之交遊既已若滅若沒矣迨予髮甫燥伯考長孺  
先生朝夕迪之曰汝父孤貞其操同郡筆墨之交可悉數而  
盡也若外郡之同聲者則甘子紆子縉兩先生爲最心識之  
無由近也崇禎庚午以後得讀鄉會兩墨始知子紆先生爲  
天下士先子之交遊爲不妄也迄今二十年而先生乃遲屈  
一壺暫托敝郡首宿空齋愧非大賢所集獨清所私幸者以  
猶子之親而屬師生之分所以成我愛我者必百倍于尋常  
也頃聞文宗泣撫當諸生環橋聽講時老師乃以清應除之  
名復加薦拔始聞之而疑焉及承面命而知果出于此也豈  
先生之所以成我愛我者聊且爲敗窳焉姑息焉而不必求  
合於古之人乎因敢備陳委曲慨自弱剋遊庠受知于雲怡  
蔡先生其後若廣成侯師天門郭師石渠吳師推獎備至而  
廣成先師之知遇尤深時當壯氣如雲不能脫跡泥淖迨至  
時移事異宿疾淹纏方剛之年衰如耆耄尚何心于聞達哉  
所以前郡牧丁公天心及張樊各宗師皆極力慰留既重違  
其命于前又豈冀苟就于後乎昨蒙提誨真切責以宜繼先  
志清祗領嘉訓涕泗旁流何敢自淪暴棄但古于富貴一途  
皆云有命有求之則得者有求之必不得者而要視其志願  
之所居夫苟志所不樂就則他人求之必得者自我求之亦

必不得以所不樂居之志而求不可得之名則由今棄之不  
過棄一白首老明經耳而豈爲制科必不可少之人耶即濫  
與制科內顧諸已亦復何益使僕僕塵中一往而不知反也  
無寧黃冠野服從地下以見先人或亦可以告無罪耶茲因  
友人期往金陵伏望以片紙申詳永除學籍廩缺聽補使方  
外之人得早發吳江之棹此地自孫仲謀以來六朝遺踪多  
可吊覽將親歷其地一採其勝著爲遊吳小草上之貴署以  
破寂寥且使有蓬之心得借助于名山大川一消冷其煩鬱  
然後知師之所成者大而愛之者甚深非區區之所能望也  
聊布款私臨穎馳慄

樊公纘前號延昌督學注右最憐才當  
鼎革極力扶忠招隱不孝傳不忍赴

啟

爲李西川徵壽詩啟

竊聞箕疇五福最黃髮以無愆易象初陽率素履而何咎若  
乃驅車奄岫或溺長生之名紀石槐眉尚屬荒經之誕至于  
引年就見禮儀疊重于姬宗拜老臨雍情文備優于更叟振  
古如斯至今爲烈粵惟某隴表名宗蟠根舊族早易儒冠以  
側注終便野服於林丘題彼鵲鷓長濟在原之急難閱斯鳩  
鵠每援在壑之顛連或遇班荆肯束程生之帛倘逢助麥常  
虛范氏之舟和泥以塑天尊慷慨礪金輒開阿耨之生面臨  
流而嗟地險辛勤銜石獨填精衛之危涯追樂天而飲水優



游致逐風而滅火瞬息斯皆德召豈藉人爲以故賢嗣蔚興  
諸孫翹起樂奏堂下五豆近享於賓筵笙入懸中三鼐頻酬  
於燕几公乃益謝諸般戲遊三昧徵心久辨七處頓悟未煩  
九年石像雖頑漸聽生公之法鐵牛無力不墮德山之鞭頗  
笑馬駒以磨磚尤陋獬獠之墜石祇求靜適匪恣沉迷今方  
十月將交正屬八旬初度玉案童子偷憩人間之小春沙野  
先生豈羨塵中之大耄但以公家元爽綿壽曆於會昌百歲  
尚餘三紀先代伯陽傳秘訣于柱下八石兼還五金丹粒贈  
翁遐算滋賚醴齊方潔頌禱宜彰敢告鉅公詩文駢錫一緘  
組繡對蓓蕾以齊開半札璣珠盥誓徽而捧讀更勝朔風覓  
句僅誇正長之朝華灞岬謀篇徒溢仲宣之私美從此雲間  
處士長披碧宇之榮天上歲星并假瑤函之曜積誠代乞拜  
賜收祈謹啟

請祀鄉賢啟

胡二齋託代作上詹尼菴批  
祀十賢入主二庠貞傳識

汝川星曜浙海珠光愷悌情深教澤橫流于四野旌揚詎重  
幽光潛表夫千秋名節雖闇而宜彰是非歷久而後定嘗聞  
俎豆之事宜待立德立功之賢譬諸宮牆之中必尊沐日浴  
月之彥莫爲之後孰贊乎前茲有撫郡先正某等生際多難  
之運會各值時事之艱難或魏班獻直忠貞動感夫風雷或  
袖簡批鱗慷慨激情于殿陛或理蘊宣明文章志不朽之業

長懸天祿石渠或事權倖寄節烈矢弗奪之操奚辭碎身粉  
 骨念茲聲光久著多頡謝而頌文敢云川嶽鍾英遂生申而  
 及甫為此冒隳申請援古鄉先生歿而祭社之義遵今大賢  
 人追而得祀之條睠彼諸臣永重南宮之籍終望巨典長分  
 西序之榮邑侯二齋詳文云揭傳魯王之節烈貫日凌霜而  
 揭公兩榜五經尤為科名獨步真好德也洪識

內人祝壽啟

天施地生厚德原無敢謝禍淫福善餘慶自有攸鍾昭明本  
 之晉如介福宜受茲王母多祉由夫默錫庶士亦諧乎令妻  
 試問西漢夫人誰解盤囊萬卷降來上方玉如曾按裙帶千  
 尋天漢乘風即挾扶筐而載績水鳧候旦偏宜弋繳以酬漿

雖冰霜共泣于牛衣而霰雪難彫夫鵠鬢惟抱一以貞一不  
 自生而長生特拜老人之星篇篇注算于南斗用懸法宗之  
 座冥冥祈聖于西方茲因其爰禮三星祝斯七袞日臨初度  
 鶯懼接响于春陽雲護遐齡鳳蠟戲團于錦畫伏願藥无妄  
 而勿試餒有餘而恒分從此白鹿真人競錫松花之餌庶幾  
 青牛道士咸賚瑤草之英而康寧而福壽長摩五百年前之  
 鑄身曰耄耋曰期頤不數三千界中之活佛謹告

李聘官啟

某匡中世闕汝上人宗戊榜之翰墨名題威鳳高翔久頌河  
 南夫子壬秋之冠軍印佩潛龍暫滯羣尊峴北真儒惟玄成

之苗克光父業雖明允之學亦賴子傳自愧門楣未敢輒稱  
坦腹何期粧次得欣遇夫狀頭敢云沂公值良倩於文靖私  
期元獻幸偶鑑于富高茲當冠笄之辰遂申請期之約時丁  
秋仲中星昏占乎牽牛小借春陽乘槎願泛乎仙女鸞輿恭  
迓騶從虔瞻

劉聘張啟

某名高東箭譽重南金自元聲卓冠乎江右旋分桂林象郡  
之光而欽簡嘿定于先皇并試墨綬銅章之秩在某媼鴻漸  
上九儀羽夙望其高標而賢媛鳳卜惟雙鏘鳴遂傳于永叶  
遙憶張星本在天河之上欣沾桂露如遊月殿之中

劉聘范啟

旦尾方中戶外春來一印條風將發天邊陽又三逢際芳辰  
之在茲適佳禮之幸舉恭惟某媼瑤波上泝靈谷中峰踵令  
史于蘭臺三漢之書毫皆碧揚戎麾于廊夏五路之袍色猶  
細文穆公大有家聲都水使敢稱敵手何意天緣匪藉人事  
頃將鳳女許訂豚兒裁錦箋以成雲方期奠鴈吹紫簫而醉  
印徐待驂鸞

聘第八兒揭氏媳啟

大司馬揭嵩菴公之女孫也

蘆鴈初窺影曳芙蓉之露石鯨時動香生橘柚之風聽鳴鏘  
鳳凰以從占依待闕鴛鴦而結社恭惟憲武媼翁天人三策

忠孝五經司馬門高。劍履蕭尚方之响。元龍氣盛。珠璣揚碧落之光。如范公子。幼侍柳營。定省都關神算。雖滕學士壯謀。蓮幕出入。徒縱酒狂。事無陂而不平。道逢長而愈泰。所以雲鬢乍縮。鐵東昌之閨息。猶存雨花旋飛。方正學之弱秀。仍在因緣。妹麗作合。蒙愚笑買黃翁之釀。缸欣纏鶯錦。慚持白厚之箋幣。但送烏璫。

劉定謝啟

勾芒司令。召伯之鳩始巢。青玉垂衣。起宗之鳳方羽。寒辟而人間自煖。緣締即天上皆春光。浮墨莊韻流碧澗。恭惟某南邦故孕。北斗敷華。文定其祥。不鄙劉沛國之弱女。童婚甫卜。應兆謝太傅之夫人。顧賢郎駒齒纔英。遂足稱揚遠暢。若賤息花祿。雖脫敢云清拔。才名徒以藜燄星寒。閱書抱中壘之室。倘際荆江水泛。高秩遂東平之私。佳貺榮登。良媾永叩。

劉定傅啟

甲帳夏涼。晝夢素酣于殷野。午橋日麗。華晶長沐于虞灘。慕元戎侯印之卦。領回螭紐。捧忠烈批鱗之牘。膽落烏程。洎賢嗣早著英聲。溫潤驚傳衛玠。致寒門欲諧良匹。相攸允獲。鄭高天緣是鍾。人慶咸集。從茲百年。令如誕行雲。仍因之三德。侍郎標齊日觀。

虎溪漁叟集卷之十五

臨川劉命清穆叔甫著

行狀

穀城令署襄陽縣事緝滢李公行狀

穀城令緝滢李公以王事殉襄陽難公始之任由岳達荆沂  
流至穀庚辰冬代篆于襄以二子元善元嘉受業于清因偕  
元嘉先往襄公方鞅掌簿書相見欣然寓衙甫二旬大盜襲  
城陷之公慷慨身殉焉諸子以公愛清最深臨難不屈惟清  
最悉乃屬爲之狀公曾大父魁春贈官中憲大夫大父日文  
萬曆丁丑進士仕至雲南督學副使父仲渙以諸生入太學

公諱大覺字覺之號緝澹幼齡負奇名不苟就弱冠遊庠食  
餼年二十六領乙卯鄉薦結志沉澹識者欽之迨公車屢上  
見知春官者再幾得復失遂索一匱于華容既至見學宮傾  
頽亟請修葺捐俸以資材瓦朝夕訓誥首以文章行誼風厲  
學校故課士有錄教士有規當事重公遂委署安鄉地連洞  
庭民苦漂溺乃預爲堤坊邑兼屬澧宗支素橫公以正折之  
釋篆歸父老唏噓臥轍已卯秋闈蜀聘至兩臺交推以公應  
之鎖院衡文得士皆名俊是時教職秩未滿例得上計偕而  
部議竟題公銓補穀城矣穀城爲大盜窟穴誅屠最慘蒿艾  
成林人所辭避公聞命怡然就道始至其邑無城郭無居人  
買小舟以蒞事經營數月假一敝廬編茅篩土稍葺其圯遺  
民逃散者風聞漸歸扶病濟饑遂慶安宅招集既衆請葺復  
城池雉堞皆興大師入蜀拒陝運餉惟艱由襄達卽水道經  
穀漢灘險急米多折沉當事委公轉運接濟軍需公多用小  
艇載至保康不滯不損時米價如珠保康收報偶誤公詳覈  
有餘冊送報明心膽潔白如此運餉將完城池稍就方議移  
民入城忽襄令缺愛公者謂不宜棄新刈之蓬藿試久固之  
盤根而難公者必欲強之兼任及縮襄篆見儲修久空馬政  
廢弛訟獄煩多賦稅疊逋兵荒交困棘手莫支皆苦心經畫  
兩臺並推其能有飲露凝霜爲霖作楫之譽且柰監司郡守

朝暮批牘細及錐刀莫不强公代鞫動爲掣肘一切城守未  
雨之防不得獨斷夫襄陽古稱要衝兵爭重地自賊入豫楚  
撫之以理院威之以總鎮故道府雖或泄泄寇猶知避自理  
院以罪誅天子赫然震怒下詔罪已親命輔臣授之尚方節  
鉞賊聞稍警爲輔臣者但宜中居襄樊彈壓四境兼便江南  
之餉賊窺豫則搃豫窺楚則搃楚奔蜀即搃蜀分命大將出  
師視賊強弱因地建牙委任而責其成功期于殲厥蓋不出  
千里而呼吸可通賊皆在吾指顧中矣是時獻賊已不滿萬  
予瞰其營壘良然柰何以總鎮八萬之師撤守興安無用之  
地既欲阻其西歸不思賊燄方張豈有脫然退走之理即令  
西走俞以一丸塞函谷足矣何煩駐軍預待駭其耳目彼固  
狡者豈肯入而就制乎徒使籬籬虎落無故內潰又復不察  
輕身自提弱師尾賊夷陵幸其饑斃豈知賊又乘虛闌入正  
月洛陽陷于闖二月襄樊陷于獻襄福二王皆殉是時襄變  
起倉卒隻兵莫呼公受任日淺復事權牽制雖時時登陴鳩  
衆極力固守而憲丁內叛焚殺慘天勢至無可柰何公猶獨  
騎騮馬親督餘民并釋獄犯迎戰卒之單弱不敵賊知公賢  
不忍加刃但推墮奪馬而去公知獨力難支即入署訣曰危  
城猝陷烈燄蔽空襄王闔府被執矣又報張道臺鄺節推被  
難矣民皆枕尸填衢誼應孤身冒陣巷戰以死但職居長吏

不能自裁徒爲亂賊魚肉不亦輕朝廷乎因釋戎弁正衣冠  
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願以死報更書文山先生詩于紳曰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遂肘印登望峴樓奮袂  
絕脰語不及私時崇禎辛巳二月四日也清等從仲宣樓下  
踏尸而出避居樊河未幾樊又陷賊騎馳突兩河襄民皆死  
鋒鏑樊民則不意其潛從白鶴灘以渡遂無所逃數萬生靈  
盡投河而死時熱燄撲舟幾不自免回望城中火三日不絕  
泣爲言曰公骸爲賊焚矣閱五日賊退公弟大學偕通府過  
君周屏披樓下瓦礫得餘骨僅數節丹心炯炯獨未盡也印  
存一角玉中圈二銅印鑰二俱存襄之逃餘士民無不哀慟  
臺察郡紳皆臨奠并歛錢以賻事定議祀公于名宦今上方  
敦重名節特遣中官王裕民赴襄察錄死事之臣榮卹有加  
公之忠烈在一時矣異時史官載筆記公之節與巡遠二公  
並傳公之忠烈又在萬世矣享年五十有二初娶樂繼娶楊  
生男元善元嘉元義元幹女子三噫致公之死者篆也篆盡  
燦則無以表公之忠故三方俱鎔而一方猶存公之永不死  
者心也心既灰亦難以表公之烈故五體俱化而一片不滅  
是皆英靈護惜豈偶然哉公生平敦孝友尚廉潔謹然諾慎  
交遊嘉行不可縷數今獨錄其大節以見于篇用佐國史之  
末



行述

先考行述

公諱毓祥字衷孺世居臨川之虎溪里公生而服勤幼無外  
傳惟以家學相承自曾大父顏山公以莊朝恩薦起家洎大  
父承顏公藏書頗多故一庭師友篝燈聚誦熒熒如也及長  
而先伯考長孺公振起於時公與弟和孺公亦先後餼郡學  
時邑令桐城劉涪水先生較士於青雲峰得人爲盛然每見  
輒問三劉誠重之也癸卯省闈受知高安卜公稱其文清新  
俊逸中皆憬然獨悟首懷以入薦會有抑之者僅第乙榜隨  
闕水竹居於溪後延致生徒公與長孺公互爲出入友教諸

士學舍濟濟弗能容也值大常傅雲中先生筮仕海澄延公於塾以子占衡從遊以有弟女配清聯嫻海署甫歲餘而承顏公病亟強起以慰家人曰吾待次子視舍耳公心動馳驅戒道食不及咽至則猶得侍醫藥者五日纔訣別焉人以爲孝感所致公寢苦次痛孝養未備一慟而仆遂伏枕不起僅以麻經拖身泣涕絕聲不踰旬日淚盡而殞矣嗚呼哀哉先輩徐球王先生輓公謂涉千里而從父以終人盡銜哀吾獨知乎君之樂蓋相知之素者公狀貌魁梧奇偉行不轉瞬里巷男婦望之辟易教授諸士盛暑必衣冠危坐反覆開陳退而一室自理從外聽者無論咳唾不聞即筆墨几席之間寂無聲也門人祝伯似仲和昆弟及其兄同社文柔先生引相者規之曰此一入定禪宗正非世儒所及耳故其爲學專以主靜爲先及門詰難學庸微旨公曰性命雖窮源之論責專屬於修道立教之人吾儒未達宜於修身齊家克盡其道身苟無過進研於格至誠正生平大節自是可觀齊家雖未及遠然治平之業俱基此矣吾但能盡其所可爲者至於遇與不遇則非吾之所能爲也當其因顧養而動念也則有若無三釜仕難解千鍾悲之吟而其樂天知命也則又每曰人生甘苦渾無定識得源頭到處安操此以往是以動履咸宜生平無非禮之色非義之財自謂吾於餼廩所入僅供餽粥無

不獲者稍有意外營托便弗遂意凡此非天之厄我正天之所以愛我也又謂大聖大賢則縱意所如莫不合度若吾儒依倚聖賢雖一言一動事事宜簡厥躬所謂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故於本集中詳釋大德不踰閑以自砥以爲小德出入正未可恃此即先生之絕筆也公生隆慶辛未九月十二卒萬曆丁巳十月廿三日享年僅四十有七所著竹史集詩歌賦序甚富而於修身教家語錄尤備往往傳布所存集本以棟焚倉卒抱救無人遂與藏書俱燼今無隻字則不孝之罪也公門人傅占衡僅採其名入藝文志中今修郡邑二志公與徐球玉先生皆採入篤行及名賢傳然公之嘉言懿行夫今幾五十年鄉族長老時時稱頌不衰又豈待言語文字之傳始著哉亦以見夫慥慥者雖偶晦於一時而其特立獨行必有歷久而彌光者此事理之固然也公歿時二子命清命揚僅數齡耳徐孺人年未三十慟幾絕者數猶忍死以待須臾則爲清兄弟耳已而竟嘔血卒屬二孤於長孺公臧孺人教養愛均己子尤世所難云今命清生孫男女某某曾孫男女某某命揚生孫男女某某曾孫男女某某以公道德淳深天或將以昌其後乎愚小子何敢望焉

處士劉承顏先生傳

楊懷初先生諱應律撰

自太史公抑處士爲無奇士始羞言貧賤夫天有少微地

有盤谷人有夏黃綺里閭丘鹿門之倫苟其人實行可風  
係於世教非眇小已處士何負於天下而少之哉作劉處  
士承顏先生傳劉處士名有典世爲瑤湖虎溪里人湖以  
東劉爲著姓自御史公起中葉不冠之盛甲乙閭左隆慶  
初顏山先生舉茂才異等對大廷陞太學聲華藉藉起諸  
薦紳間處士其冢子也故別號承顏云處士質任躬行不  
務枝葉初授博士業輒罷去不涉其涯獨其天性仁孝動  
合準繩曩先生以選士應順天鄉試嘗再入都下處士皆  
以身代僕用力用勞靡所不至先生或過督即忻然受命  
不擇事而安之人以是知處士有德然未睹其全也已先

生邁危疾久困牀褥飲食臥起皆不能自支處士周旋扶  
掖不啻左右手疾革哀號骨立以有老母在不敢自毀奉  
其母丁孺人洎二子長孺哀孺以居當是時家故食貧二  
子方在髫髻往先生操行高潔不諧於俗至是里中兒皆  
環向側目齟齬百端處士不茹不吐不以貧故折節自念  
家世業儒弓冶在廟日討二子程督之師友之饋不靳所  
出不給則減產佐之產且盡意不爲動蓋攻苦十餘年家  
徒壁立乃始爲甘毳計辭母遠遊無何忽心動亟趨歸子  
舍母孺人且喜且譙曰賈不千里不良柰何以阿母故出  
而遽返是時孺人固無恙僅數越月忍毒發乳間其初如

累粟以爲無害召醫者視之則大駭云以毒在心胃之間法將不治當其累粟此越人所望而返走也處士計倉皇莫知所出則號泣呼天請以身代久之毒果潰流血不禁處士淚與血俱竭雖劇暑穢發滿室未嘗離瞬息膝前即母之中衣廁褌皆躬自浣滌不更他手母曰兒休矣柰何自苦處士曰兒爲母苦無恨脫不諱雖欲長爲母浣滌得乎孺人既終堂處士悲慟逾節呱呱爲孺子泣不能成哀二子跪請曰大人幸自愛縱不肖無能爲解謂先生遺體何處士曰固也先選士抱奇弗祿吾母含辛茹楚終其天年乃翁謫劣無能顯譽其親不寐有懷屬爾孺子子能幹

父之蠱庶幾藉手以報地下不然乃翁真負罪死爾言訖泣數行下二子亦感激奮策金昆玉季標軌名流則處士有以成之也論曰予觀劉氏三世而有慨於天道焉夫天道如水窪則盈之亦如橐籥翁故張之顏山先生以茂才起家彼睇眎通顯猶掇之耳乃竟厄一第徒以空名走天下不究其才處士躬行孝友隱而弗耀有先民之程鬱勃而伸兩方嗣起則劉之世澤先生以不盡之用遺之處士以隱德培之也今處士年始耆而長孺哀孺靈蛇在握頰脫世囊直且暮取青紫於昭譽命處士行且身被之是先生不盡之用取贏在兩生右券在處士乃其素履無咎孝

行可風雖終身布衣榮于華袞矧又美有令子以顯譽之也語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其處士之謂乎予故為論次其事以俟惇史

鄉先哲楊懷初先生諱應律著述如林皆原本經術典雅矜貴聖水苦心購求頗稱

盈帙茲篇其一也不孝貞傳向梓其為先曾祖母壽文入先大夫集中矣今喜李君復出此稿足徵美玉精神必見

于山川可稱快哉

### 先妣行實

嗚呼清不能以一日之養事母於生而忍傳母之行實於久歿之後乎今母捐世已四十餘載矣使母生而存則猶七十餘齡也今族之媪妯有長母數歲者有長母十餘歲者猶康樂無恙也而母獨茹荼以歿雖不孝清家運方衰以先考弗

祿致母絕粒嘔血不欲一日久留於世也固其所得於天者獨虧歟抑天既與以純淑之質貞烈之操使完其大節以歸則不得復庇之壽考所謂受大者固不可以取小雖天地猶難兩全歎然而終天之恨亦何能以自己也母為同邑西瀛徐公中女作配先考上有承顏公唐孺人在堂內有伯妣臧孺人相助為理外則長孺公兄弟洎諸子皆雖雖以孝友相先母上奉滄瀆內具薺鹽佐先考于無缺是時伯考二子已長婚娶俱畢先考獨難於嗣承顏公憂之屢勸納副室弗從迨先考年踰四十連育予兄弟二人之心始慰無何猝遭丁巳十月之變既哭翁又哭夫顧清兄弟犛犛恐難以有立也

曰吾不如從夫以殉更可無負於後耳一時嘔血灑地昏昧  
不醒衆婦掖之以甦勉治喪具終以予兄弟故不忍割絕乃  
復強理家務數年伯考足病顛連二兄食指已繁乃分爨以  
居所遺業僅十畝清兄弟復就蒙師饋俸莫繼母更扶病以  
起廣育雞豚勤親紉織舍旁隙圃獨與弱婢早而灌晚而鋤  
於是孳畜則皆肥澤織作則皆盈機果蔬則皆滿把賓師所  
供取諸手澤具足柰外家邀其歸寧將脇以改醮母窺探其  
意辭色俱厲不能發聲久之外家但遷怒於予兄弟曰此豢  
養者終庸庸耳守此何爲毋低頭悒悒而已是夜未達曙跣  
予醒曰爾聞昨外人之言乎蓋欲寒予之操也爾若弗類吾

即死矣清幼訥且哽不能應但感憤而泣母亦泣不孝清將  
放聲大哭母復噤之恐達於外相抱以待且母遂托疾不起  
急昇以歸時先壟葬家東山僅隔一湖母歸登壟大慟嘔血  
愈劇時時祝死以遂同穴之願頃之血淚俱竭因顧予兄弟  
曰不能爲爾耐矣乃托先伯考妣付之遂奄然逝矣嗚呼痛  
哉母生萬曆戊子七月廿一日卒癸亥正月十一日享年僅  
三十有六與先考合葬東山清自束髮躬修惟先伯考妣及  
先考妣四傳時時繫念當時志期大行得假一時名碩手筆  
發前人之耿光使世知予父以哭父而亡予母以哭夫而亡  
綱常節義所關垂世立教者甚大不獨區區以勢位爲榮瘁

而壯志不肯苟就辭祿退耕至於今亦已矣憂病纏胸垂老  
將至倘先朝露誰爲表茲幽潛以故揮淚含毫不能復待畧  
寫其概以俟後之仁人君子附諸紀載誠後幸云

令世交子讀  
之流涕傳識

血性文字  
十分真摯

### 先伯考行述

公諱發祥字長孺號孺唐幼聰穎髫試冠童子軍督學者極  
賞之曰此一夕千里駒也即以科舉入闈自是闈塾水竹居  
教授生徒門人日進先考表孺公叔父和孺公并從兄弟濟  
濟相屬並餼於庠一時才名蔚起人每稱之爲三劉云吳司  
馬繼疎先生以諸子受業蕪陽唐御史一鵬千里延接闈塾

以待是時倭難方殷羣議封貢御史商之於伯對曰今國家  
兵力方盛豈難殲此小醜沈惟敬何人乃敢挾小西飛以爲  
重哉遂奮然抗疏及御史沒而始歸公生平不知別營一利  
惟以兄弟筆耕館俸廩餼之所入旌賞賣文之所獲以理家  
計裕如也時先考之容巖巖備舉冷然如秋氣之肅物見者  
莫不畏之公則敦厚委蛇煦然若春景之宜人見者無不愛  
之蓋同體而異稟若是公生平輒試高等受上賞無虛日故  
太常傳雲中先生輒有兄才十倍莫敢與京之句及至闈卷  
則每幾得復失九應鄉試累擬入呈卒無一遇豈其命之不  
猶耶予家自勉齋公以一經相垂歷今七世在庠者莫不食



餽惟曾大父顏山公。以莊廟覃恩得晉於廷。與郭青螺先生年誼敦好。却議優以壯縣。而弗竟所用。餘皆求一明經發跡而不可得。清即不第。年四十餘當廷對矣。而又甘心暴棄。惟公享年七十有二。宜若可待。而英年補餽。僅隔一間。但得增廣。豈一瓊之寒。世所薄而不屑者。得之亦有命耶。借人謂昭烈在蜀。其臣如諸葛關張。龐統法正。趙雲馬超之輩。無年踰六十者。譙周七十餘矣。獨閤廢不任朝事。與公年加四豆。而不得一廣文。以老何異。豈家運與國運盛衰固有同然者耶。公雖以弘才艱於所遇。猶幸生當太平。終身未涉家政。前有父而後有子。皆代任之。故於錢穀登放之數。權量出入之宜。

鄙深阿堵。晚惟銜盃讀書。慕康節先生。飲到微醺。口即吟哦之風。後以足疾艱辛。獨居小樓。日作蠅頭楷書。旋寫旋讀。士之載酒問字者踵至。或預饋釀資。後乃執經問難。公盡誠樂告。人人曠若發蒙。講畢而先伯妣隨出。醇醪脩脯。列綠樟流水之旁。歡酌而罷。熙熙然忘其置身於鳴琴鼓篋間也。至於清從幼孤。愛之尤篤於子。每閱一藝稍進。即拍案豪呼曰。吾祖吾父吾弟。有起色矣。蓋厚期於不肖者如此。然清有慨於天道焉。先考雖抱奇賁。志以歿而予兄弟孫曾振振。獨公長子命英業。儒父歿。僅遺孫同芳。今將年四十。羸甚。十餘年前清以世講。故受金於揭制府公。經營其婚娶。已生男矣。又母

子俱夭。今姪亦亡。次命傑有子賀亦夭。今耄矣。就食於清者有年。一縷之緒竟絕。予將以次子嗣之。天之報施善人。又何如耶。一女孫配同鄉戴姓。有爭其產者。遍控道府。壻羈重獄。將更拘妻。逃匿予家。哀號剥膚矣。申雪於院。一訟五載始活。二命空。予產五百餘金。助其費。旁觀者竊笑以予父子爲癡。予曰。自幼孤。而先伯考妣教之養之。今遺一孫女。忍令相隨。獄死而不救。異日將何面目見先伯考妣於地下乎。雖喪予家。奚悔。且凡可上報二人者。雖捐頂踵猶爲之區區長物云乎。今傳予伯。而并及其後之成替者如此。以志清之報伯者未盡。而有懷於中者。蓋無時而能已也。公生嘉靖甲子正月

初二日卒。甲戌正月廿七日享年七十有一。葬東山。臨終清跪請遺命於榻前。公無他語。但曰。吾祖父兄弟世守青緇。見賓禮於有司數矣。然未嘗妄以一字侵鄉里。清曰。謹受教。是以數十年間。愚父子因親族發憤。或反見累。至於一身恩怨。半字不擾公門。皆遵公遺訓云。

先伯妣行實

仁孝之言讀之垂涕貞傳識

孺人撫城臧桐麓先生之猶女也。先生爲昭武大儒。孺人幼孤。撫爲己女。方其設教於郡之擬峴臺及五賢祠。四方之士旅至先伯。因負笈從焉。時孺人且及笄。以慎擇良配。無所許。可及伯考。就館羣弟推爲上座。先生因顧問曰。爾長矣。曾娶

乎伯考曰昔聘于徐而未及迎先生喜曰子吾門之劉邵也  
吾先兄有子舍子其誰娶之遂卜婚焉及孺人于歸居家婦  
列上事曾太姑丁孺人及承顏公與唐孺人無間然久而得  
清母徐孺人爲助已而姑唐構厲乳病數年劇甚母以隻手  
調湯藥扶臥起內供織飪外奉親賓所任煩難非人所堪年  
二十餘連舉二子漸教養之有成其後丁唐兩姑繼歿承顏  
公嚴以理家是時伯考兄弟和於外孺人妯娌和於內衣服  
飲食羣少長同之不別彼我一門之中雖雖肅肅凡同爨者  
三十年不聞有詬誶聲是皆母德先之也晚伯考多疾母委  
曲事之不倦計門內自三從昆弟而下同堂者凡六家無論  
大小病者母掖之產者母抱之有吉饌則曰母治羞也有凶  
攘則曰母佐具也合戶男女競皆呼曰母云母自逮事曾太  
姑丁以及見清抱孫一身周旋於家者凡六代矣而於愛不  
肖尤深清生二歲徐母已孕予弟甫奪乳即就母寢食或當  
食而母不在即悲啼不食當寢而母不暇即悲啼不寢母固  
無可如何然愛之愈篤也計母年六十髮凋落矣方觴之懼  
無以得其懽心因跪而進曰母上壽而清無以獻傷哉貧也  
今頂髮垂數尺剪益母髮可乎旋割一握深委地進之於母  
母果大悅竟觴至七十而伯考先兄俱喪母悽然清適遊襄  
陽遭寇難落拓而歸益無以厚奉母壽母弗罪也方望其八

旬可待而豈知其不及乎嗚呼哀哉清中年慷慨從志得優游出入制府幕中疏薦史館已被溫旨趣音促召入觀因戀母未忍絕裾遂力辭焉母雖老強力不衰遭大亂數年予挾之以登山涉遠尚能勝步雖依於次兄而就養於愚兄弟者爲多蔬食菽水淡然稱甘至今追思何可復得也母生隆慶辛未七月七日卒己丑九月廿一日享年七十有九與伯考合葬東山

祭文

祭揭大司馬蒿菴公文錄

嗚呼海焚山浪日掩天昏倫銷彝歌網解紐混真儒命世頡

謝頌文五經獨躍

丁公以五經  
丑聯捷

三仕惟屯破家扶國沉族匡君

八載綿曆百折驥雲麻鞋謁帝賜劍提軍建牙烏道吹角轅門貔貅十萬獻馘千羣桃花水燮柳葉風勻據鞍慟哭馳檄崩奔泉枯箭盡虹吼血噴燕囚建獄激濁揚芬干支噩噩赤伏堪論嗚呼哀哉慘矣烈矣聞公被難擲盃指憤預卜死期望陵拜謁臨刑剜心口加銜塞雷動聲鳴晴光盪黑委形易捐精靈無射魂其來歸鑒茲一醜

自祭文

嗚呼觀人于始定論于終百年有盡真我無窮文擒猛虎酒吸修虹丹鉛獨撚琵琶各宗東臯田父西塞漁翁長嘯歸寢

颺颺御風  
何異淵  
明傳識

虎溪漁叟集卷之十六

臨川劉命清穆叔甫著

墓誌銘

中憲大夫兩浙司憲前兵戶二科給事中之鄒公何  
恭人合葬墓誌銘

諫官者一時之得失係焉萬世之公議存焉言及乘輿天子  
改容事關朝廟宰相待罪責至重也流及既衰亡軀犯顏之  
士少皆公植私之徒繁被頑間黨別東西禍延君父由二三  
大臣私授喜怒于臺諫望風旨者之致入奏是非謬亂本于  
鄙夫患失馴至喪邦哀哉然則臺諫可罷乎非也亦顧其人

何如耳當二帝時吾臨直臣最著總院易公延頸盤水感動  
風雷聞撫朱公面疏乳媪幾罹不測太丘丘公西臺不避權  
貴雲岑傅公駕票特糾羣閣佑君傅公抨擊烏程而杖斃龍  
圖曾公黨排宜興而削官至于正色登朝又有行之鄒先生  
獨揚風烈焉公受業義仍場公首拔于滄孺袁公舉萬曆壬  
子鄉薦成天啟乙丑進士趨避璫燄乞假南歸戊寅始授中  
翰旋晉南科御札改比昭異寵也歷任兵戶值中外交訖上  
專以修練儲備四事責難羣工修練屬兵垣儲備屬戶垣故  
睿算特簡公知無不言值邊警旁午公謂大將不必會推許  
經畧于本鎮副將以下大帥酌量才治咨部題補庶相信更

深卜嘉納之又言課吏不急保障而急繭絲民生必促保舉  
不先寒素而先貴胄濫倖必多時議免朝覲而令捐輸助餉  
公抗議爭止守科例久廢公獨持襍被入省值大雪上微行  
召六科惟公在上嘉之命中涓賜豚蹄酒果未幾乞外補浙  
江按察司副使予媿傅雲岑常曰鄒行之賢人也守科予昔  
亦欲爲之恐其違衆若他人已受主眷孰肯出春明一步耶  
故乞外尤難予不忘長者言今忝與修志即採補入丁父憂  
歸卒後室廬被焚獨全公樞人以為異恭人誕生仕族淡泊  
自甘組紉織絰靡弗親理內德茂焉公享年七十有一恭人  
享年八十有六合葬 銘曰

置諫非難聽諫爲難聽諫非難用諫爲難拾遺推汲補缺尊  
樊起居便殿轉對輪班忌諱弗憚天威霽顏近光颺拜脫躡  
雄藩橫流滄海神虎掛冠兩劍歸浦雙鸞同駮麟辭魯野騎  
隲秦關隴榮楸榭氣壯河山杳杳乎漆室之齊高慄慄乎樵  
採忍誰探

孝廉周公孟侯墓誌銘

事之所可致者人也其必不可致者天也天能予人以富貴  
福澤之具而人或不欲以佳致之寧辭榮而處于寂天亦遂  
若厄其人使不得一展于亨途而卒賈其志以死則原其所  
以致此者天乎人乎予友周君諱分封字孟侯世居劉坊里

曾大父某大父某選貢父某業儒公生而穎異就童子試即  
冠昭武軍列邑諸生文益奇邁每爲拙目所嗤然遇識者輒  
合督學蔡雲怡先師見其文即訝曰此驚鴻耶游龍耶嗣遇  
廣成侯師愈加拔擢按其卷有樹入牀頭花來鏡裏之譽是  
歲崇禎己卯太史馬素修先生得公文大快讀終五策自謂  
不覺俯首至地乃錄巍科計偕一上旋值國變謝絕世紛不  
求聞達語及人倫忠孝節義之大輒涕泗交集含饑束腹廢  
誦不息經年足不履市務期著書立說有以自見于後世故  
雖歷坎坷而不悔由其所操者定也卒之失意之遭動相抵  
觸雖放懷高遣寓于歌咏游衍之間而悲纏胸臆感憤沉淪

竟復鬱鬱難以自已焉公生平詩文遺藁甚富皆散失惟所  
梓蓼房詩三十餘首可傳惜快少難于單行云甲午季冬望  
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六十有三易箦囑諸子曰誌予墓者  
惟劉子不愧盍往索焉予因畧舉其苦心實行以鐫于石并  
為銘曰

溯云從峭屢移特者操矢弗迷豐其抱蹟于時天乎人乎疇

為為之而吾又將疇與之悲虎溪先生佐二齋胡公修邑志  
特為周孟侯先生立傳今讀此

誌則風采為  
不亡矣傳識

故都僉協鎮分寧管理營務傅公任君墓誌銘

公諱朝俊字任君世居撫郡西之虞灘生而穎拔幼遵勅旌

孝行從祀鄉賢贈翁會川公之嚴訓一庭師友互相劇切稍

長見世變交誼遂厭薄經生慨然有緬睇九垓之志悉取龍

韜石畧玉鈐象占諸書以及星緯月暈防邊阨塞之帙三復

不輟萬曆戊午登江西鄉榜從戎喜峰口外益得縱覽山川

形勢歷盧龍渡榆關雍河谷代之都皆經馬足馳騁一大展

其英氣崇禎甲戌敘邊功登御覽擢授都僉駐鉞分寧專統

營務筠寧之間在春秋為艾城修水之所自出地勢險僻壤

連吳楚伏莽潛滋在昔岳武穆李康惠吳獻臣後先拮据始

獲靖頑久且蒸蒸起矣公奉命兩攝軍民威權伸縮稍得由

已乃肅清戎伍寬嚴並濟雀符之警聞聲歛息勸誘農桑贍



田師資傾俸以給時值旱魃躬禱惟虔澍雨沾足又銅鼓黃岡諸山寨哨獲劇盜中有修怨者去竄一十六人于籍并挾暮金相投公怒却金審釋羣枉感激士民鐫頌省院重加獎勵有監司求賂許以優薦公岬然不屑值仲景給諫公見國是方乖黨分牛李首輔得君既專蜀相比之舉朝有烏巴之目給諫公特疏指斥先帝重違揆宰聊加薄譴乃竟斃之杖下孰主張是哉公聞變痛深在原曰是尚可戀此一職乎因決計解組閔居將四十年惟以詩書訓迪後嗣至于賑窮恤乏掩骼造梁時擣藥餌遍起瘡痍皆得長桑之秘公五弟弟三兄早卒獨光祿公與公並享大耋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刊言哉享年八十有七五子孫道匡則予兒同亨之子儕也  
銘曰

望之頎然即之怡然鷹之攫也戢然攫之約也蟄然縮通綬以纍纍駕玉螭而仙仙人以爲不易乎世吾以爲獨全其天  
孝廉會穆鄧君墓誌銘

鄧孝廉開熙字會穆世居臨川之湖溪里祖諱世卿修德不仕父諱大綬字弘叔別號貳弘積學淵深早知名于郡省晚以明經入對家督早彫既壯而孝廉方誕幼雖岐嶷愛抱獨摯童蒙之業未忍苛擊而天性恂恂自然服習忘倦年甫弱冠即遵嚴命從予遊于溪南洙北之間晦明風雨蓋歷載而

弗違焉自此靈思獨湛謀篇卓然時方遵尚雲間文多颺飛  
奔放尤推淹博爲宗而文學未顯孝廉于四家之中獨慕沉  
潛刻秀對此觀堂而神往故其憬然獨悟每有得于意言象  
數之表者第其歛聲蓄實恍若葛天之民故生平底蘊世莫  
得而盡知而在已亦以不見知爲幸也昔伊川先生謂古之  
學者易今之學者難古人自小學以入大學皆有文采聲音  
威儀歌舞以養其耳目氣體故能涵泳以有成今則亡矣予  
謂人即與古爲徒恐耳目氣骸之動盪皆所不事獨有義理  
以養其志耳三代而後敦學弗明遂有九流八儒之論夫儒  
一而已豈支離若此者孝廉素學雖不遇夫聖師未躋顏閔

之域然惟日孜孜惓惓獨尚庶幾篤實光輝日新其德所稱  
卜商氏之儒歟甲午夏秋弘翁突遭誣構孝廉幽憂飲泣靜  
調禍變渙散其羣時時引罪責躬自傷儒素不能拯親于危  
于人何尤乎險平旋入試闈文心磅礴不能自已翰撰辛彝  
卓公世所欽知人能得士者遇所呈卷大加擊節拔置高第  
豈非至孝動天有以嘿通其思也哉自是公車稍屈淡然勢  
利之外惟購名書以訓後植芳卉以自娛閑戶寂然城闈罕  
踐壽雖未臻大耄而優游卒歲諸子復英英翹起也亦可無  
恨于化矣生平經三喪而骨立飭百行而無疵可謂真孝廉  
矣至於懿德純修多詳于明府丘侯之表與冢嗣之行畧余

僕志其夙夕師朋講習討論相與效麗澤之悅者如此餘不暇及焉享年五十有七葬某銘曰  
雷平之峰歸空之宅爰有眞賢厭纏旅逆候顏既冥聆音遂  
猶生則南就聚中人懷宴餞之榮歿即北邙原上官禁蕩葉  
之跡

文學丁明卿墓誌銘

憶舊冬暢月吾友明卿初度方成門謝客獨聞予策蹇聲懽  
然握手銜孟道故流連信宿不忍判袂今未及期而忽以疾  
終傷哉甫聞恻訃寒涕交集石之家仲乃曰亡弟幽壙之文  
幸泚筆以徵實爰揮次以就銘公諱晉字明卿世居臨川之

畚里于三昆弟中爲季長秀卿次彥卿後先師子伯考孺唐  
公者垂二十年自厥考某先生誦習儒素抱奇早終秀卿以  
家督辭學而歸綜持計算出其素脩之緒餘以理錢穀席豐  
剋于閭里專課二弟子有成公自少淡于內戀歲時歸省慈  
母外無論和寒暑兩端誦于予家水竹居中公倚北窓而哦  
予枕南軒而臥漏永燈青談笑達曙奇書獲購從彥兄鑒定  
即同手錄記玩弗遺公擁氈夜誦常以一鍼紮厚既藝成不  
肯輕出聞督學蔡雲怡先師至乃欣然就試臨金兩邑爭加  
拔擢蔡師撫其文擊節曰秀骨清神若遠若近應見之羣王  
山頭耶遂兩捷而棄其餘此後結塾鳳林始辭余里仍廷家

伯考卒業予復肩隨相祗者久之癸酉王龍友師登之上賞  
將餼于庠而弗偶其後廣成侯師予之知遇最深而公家昆  
弟翩翩並轡是時年俱壯行業俱英奮發于名心者太盛馴  
至時會旋移予辭祿歸耕公昆弟聞之喜曰莫謂子能之子  
弗能也恒偕隱矣並乞除學籍被服農衣與耕夫野老懽歌  
陌上顧予拙于生事代食常窘而公出其緒餘以課耕則豐  
盈異舊獨艱于嗣晚而始遇予因私相慰籍曰昔白傳答元  
學士謂五十八歲乃有後公今近之然白傳生平有綠樽紅  
燭之樂亦有黃蘆苦竹之遭何如退身舍端四維托咏爲快  
耶公亦唯唯色豫而豈意自爾黯然竟成賦別語也哀哉公  
生而恂恂象貌儇弱及抗節斷義剛天莫踰幼孤而侍焉孺  
人以純孝事二昆以友恭退廢廿年絕跡城市倘出其方將  
之學取一第如掬水于河耳乃毅然不欲者士固有特操未  
可強也公享年六十有一銘曰  
寔無名名無寔孰與之爲盈虧物有係化有待爾我弗知醫  
巫奚知以問乎禹強則得之雖不齊夫數而適齊夫理將以  
一視夫榮期又况乎厥後之巖巖

游公鍾盛墓誌銘

義友廓冶樊若之父嘗有  
哭先大夫詩十首傳識

公諱雲將字鍾盛世居臨川帶湖生而英敏孝友因心嵩受  
業于先考衷孺府君之門時天物無恙士習靡靡臨川四家

之學猶未大顯而宣城同安尉爲人宗然宣城理失之淺同  
安氣失之粗公皆斫然不屑獨恣筆奇矯期于厲世磨鈍主  
者不識每試輒蹶乃毅然曰此途不競豈無別趨耶遂挾輕  
貨走萬里不數載而奇贏百倍士之搞項長饑者爭效慕而  
不可得凡水部權政滇黔湘楚之彥望風推許公雖身在外  
益飭家人訓迪後進絃誦鏗然弟姪子姓或以制科特召顯  
或以雍餽郊序鳴而業乃大昌皆公之好尚有以開之也忽  
值世變中原雲擾資斧彫喪劍痕中額皆置度外惟解纜旋  
歸自號面剛頭陀日事庭訓飲酒賦詩遠謝勢利今變亂愈  
亟獨荷安寧竟享大耋終焉殆得于天者全哉公享年八十

有六葬 銘曰

樹本務固樹德務滋面剛性柔行卓壽頤仙仙兮大同乎溟  
滓云云然歸根而咸宜

誥封大司馬夫人揭母楊太君墓誌銘 錄

夫人將殯虎溪漁叟誌曰母爲金谿楊少塘公女擇配大司  
馬公于諸生中由五經成進士歷州部典銓衡荷內德茂焉  
滄桑忽變督師命下公與母訣曰吾捐軀矣君奚待母曰濟  
則天之靈也不即身殉公曰否吾有孤爾撫之家國均難也  
母投淚曰諾戈戟既撞熱血成丹母子冒霧露侶蛇虎弗濟  
也幸遇赦歸長齋茹苦漸長子孫或曰母其晉之王夫人宋

晉陵主流歎予曰彼或秉節以涕家零或執義以抗王命卓  
哉而母且異或曰奚似曰在程嬰公孫杵臼間或曰噫婦也  
男之乎曰殆于近之也殆于近之殆于其身之矣嬰曰存歟  
各死十五年内今公與母訣二十年矣護藐孤以有立見黃  
泉而無慚此仁之至義之盡也弗男之矣男諸或曰懿哉斯  
誌矣母生甲寅十一月十九日少大司馬公十歲卒辛亥十  
月初四日享年五十有八子貞傳奉柩葬金邑大山銘曰  
高且裂堅且泐精神貞輝翁赫骨難朽血猶碧于以辟易乎  
巾幗

三母周孺人墓誌銘

余讀顏氏之推居身治家之訓謂凡人修身立名猶築室樹  
果生獲其利殘遺其澤而嘆世之汲汲者弗喻也然此非獨  
男子事于婦德尤茂焉所以坤美含章妻道與地道臣道並  
重明乎數終于十而陽乃窮于九九則不能有終矣必藉陰  
數之十以成之猶不敢居也雖成矣而曰無成雖終矣而云  
代終凜凜有尊陽之義焉是之謂坤之德婦之順也茲予于  
孺人有慨焉孺人金谿周產也嬪于東鄉黎墟王氏遠事舅  
姑質明贊見以孝聞其佐野順公也紉絲冪漿以賢聞篤生  
三子未成人而遽歌黃鵠矣時天物尚艱他鄉寄跡母日以  
劬苦勵諸子於焉伯氏勃興仲叔接跡舊里言旋堂構聿起

規模已宏遠矣母猶謙謙若惕戒止諱言綢繆牖戶內和外  
睦早晏雍雍方擬長享修齡不期已厭世矣然生獲孺人之  
利歿享孺人之澤子與孫不敢忘所自也至于無成而代終  
焉與野翁相見于重泉不亦融融其樂哉予近以訓侶得親  
聆母之音咳因誌其事而銘焉母三子十一孫享年七十有  
一銘曰

山高浮玉月冷靈樾幽宮是宅天姥同遊總帷易歇金篋長  
留雲初藉庇綿綿優優

程